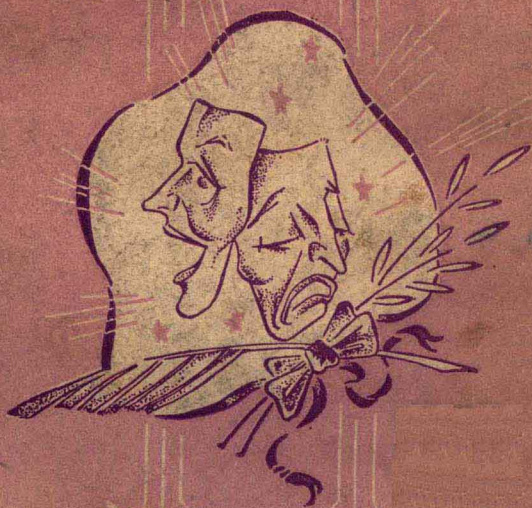


： 鶴 黃

潘巧雲



行 印 局 書 界 世

集五第刊叢本鬚 編主境男孔

潘巧雲

五幕劇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五集
潘巧雲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黃鶴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前記

我在這裏只提出幾個應注意之點：

一、潘巧雲這段故事，在水滸上是非常富於戲劇性的，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把它取爲話劇的題材，我現在把它編成話劇。不過，要請讀者和觀衆注意，我編這個劇本，是以水滸作者的情緒爲情緒的，雖然也少許加入了編者的情緒，但其基本方面，是循着水滸原作的情緒而發展的。這樣編法，有好處，也有壞處，甚至不爲一般時髦的導演所贊成。但我決定這樣編了，就由它去好了。

二、我編這個劇本，和過去別人的改編潘金蓮和武松的故事，不論在動機上和目的上都不同的，這是一看就可以看出。我既不想把潘巧雲寫成一個革命的女性，也不想使她成爲反封建的女英雄；我只是把她當作一個人類中的女性來寫的。所以希望讀者和作者對潘巧雲可不要寄以「非常」的期望，只把她當個「人」看就成了。

三、也許有人以爲潘巧雲沒有潘金蓮潑辣，這是對的。但是要知兩個故事的男主人公性格是不相同的。潘金蓮的丈夫武大和潘巧雲的丈夫楊雄是不能比較的。

武大是關葺，懦弱，醜陋，在在會造成潘金蓮的狠毒性。但是楊雄，除了有點昏聩之外，性格上要比武大強到不知多少倍，而且潘巧雲若果如潘金蓮那樣對付楊雄，那楊雄是不會忍受的。所以在這上

面，潘巧雲和潘金蓮便形成了兩個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性格。

四、爲了使小說編成劇本，場面和時間必需有所改動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。在這個劇本上，有許多地方也把原作的場面和時間加以改動了，這個希望讀者和觀衆不可用原作來衡量戲劇。

五、「翠屏山」這齣京戲，是相當通俗，而且也還時常扮演的。不過京戲上「吵家」一場佔的時間最長，其餘的「通奸」「殺山」都不很長，但是卻有不少的身段和武技表演，在話劇上卻是遺憾，辦不到這些地方。不過話劇和京劇根本是不同的，所以也不能用京劇的尺度來衡量話劇。

六、我編這個戲，也用了兩個京戲的場面，如海和尚做夢，潘巧雲聽見烏鴉叫感到不祥，不過並不多，也只是試試看。

七、特別應當注意的是，第三幕第二場，我大胆地用了啞劇場面，沒有一句對白，完全用動作和效果來演出，是否能適合讀者和觀衆的胃口，這卻非我所敢斷言。尤其要看導演的手法了。是爲記。

潘巧雲 五幕劇

黃鶴

時代：宋朝

地點：薊州

劇中人物：

潘巧雲——楊雄妻

石秀——楊雄的結義兄弟，先賣柴，後開屠宰作坊

楊雄——潘巧雲的丈夫，薊州府押獄劊子

迎兒——丫環，十七歲

海和尚——奸夫

潘公——潘巧雲的父親，也就是楊雄的岳父

胡頭陀

小和尚

張保——諱號「踢死羊」，薊州的無賴軍漢

趙大——軍漢

錢 二——軍漢

王 公——賣糖粥的老兒

小牢子三四人

軍漢數人

第一幕

登場人物（以上場先後爲序）

趙大

錢二

酒保

楊雄

張保

石秀

小牢子三四人

軍漢數人

潘公

潘巧雲

迎兒

第一景

（深秋天氣，樹木已經有點枯凋了。在薊州城內，一條大街上。右面是一座臨街的酒店。酒店前面就是大街，直通

到左面去。酒店後面是一條小巷，這條小巷直通到大街上，在酒店的左面形成一個路口。不過觀眾方面是看不到小巷的。酒店的門窗都對着前面，窗子很大，可以看到窗前的座位。開幕時，酒店裏有炒菜的鍋杓聲，酒保的喊菜聲，客人的划拳聲。趙大錢二是「踢死羊」張保的手下，因為知道楊雄在出公差使後，一定從這裏過，先派他們倆人來哨探，並準備設計絆住楊雄，好搶他的東西。遠遠地傳來鼓樂聲音，趙錢二人在小巷口探頭探腦。

趙大 來啦，來啦！

錢二 來啦，來啦！

（二人隱去。樂聲越來越近，迎將一個人來。前面兩個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不少緞子采繪之物。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這人就是「病關索」楊雄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。原來才去市中決了人回來，許多朋友給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，正從酒店門口過。）

酒保 （從酒店裏探身出來）節級恭喜，不進來喝兩杯？

楊雄 （哈哈大笑）多謝，多謝，改日再來打攪。

（酒保隱去。楊雄等已經走到路口，趙大突然從小巷口推出一張桌子攔住道路，錢二提著酒壺，放在桌子上。）

趙大 節級拜揖。

楊 （停住脚步）你們這是幹什麼？

趙 （斟酒）特來給節級道喜，請喝小弟這一杯。

楊 （哈哈笑着，接過酒杯）多謝，多謝，怎敢要諸位破鈔。

(一飲而盡錢二也遞過杯來)

楊 適才我已經喝得太多，實在不成啦。

錢 這就是節級的不是，難道趙大哥的酒好喝，我的酒是有毒藥的？

楊 (又笑) 豈敢，豈敢！我喝，我喝！(接酒，喝訖) 哈哈！多謝，多謝！

趙、錢 哈哈！

(楊雄正待走動，只見從小巷裏撞出幾個軍漢來，由「踢死羊」張保率領著。張保是薊州守衛城池的衛軍。帶來的幾個人和趙大錢二，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。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因為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，卻有人懼怕他，因此不服氣。今天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，便帶了這幾個沒頭神，吃得半醉，趕來惹他，而且先派趙大錢二來暗探，並設計攔住楊雄。張保撥開衆人，鑽過前面來。)

張保 節級拜揖。

楊 大哥來喝一杯。

張 我不要喝酒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

楊 我雖是認得大哥，可是一向不會有什麼錢財往來，爲什麼問我借錢？

張 你今天騙了百姓許多財物，爲什麼不借我一些？

楊 這都是別人送我做好看的，怎麼是騙得百姓的？

張 騙得也好，送得也好，我一定要問你借幾貫使用。

楊 不借給你，你待怎樣？

張 不借給我，我今天就不放你過去。

楊 你這是不是來放刁？

張 我就是來放刁，你待把我怎樣？

楊 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。你管不了我，我也管不了你，你爲什麼這樣無禮？

（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闕，張保說：「還不動手！」衆人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。）

楊 （喊叫）這些東西們不講道理。（卻待向前打那些搶物事的人，不想被張保劈胸揪住，背後被趙大錢二拖

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牢子們見人多也不敢動身，只和他們撕掙和躲閃。楊雄被張保趙大錢二逼住，施展不得，解拆不開。正在鬧闐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，從左面上來；看見衆人逼住楊雄，動彈不得，旁邊雖然有人，沒人敢上前勸解。那大漢便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，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相勸。）

石秀 你們爲什麼打這節級？

張 （瞪起眼睛大喝）你這個餓不死，凍不殺的叫化子，敢來多管閒事！

石 老爺生來喜歡多管閒事，不容你這樣無禮！

張 有禮無禮，干你屁事！

（石秀大怒，焦躁起來，將張保頭只一提，一交顛翻在地。那幾個幫閒的見了，卻待要來動手，早被石秀一拳一個，

都打得東倒西歪，楊雄方才脫身，把出本事來，施展一對拳頭，穿梭相似，把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。小牢子們也動起手來。張保見不是頭，爬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。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，趕進小巷去了。石秀這時兀自不肯歇手，在路口尋人厮打。這時戴宗、楊林二人正在酒店內吃酒。戴宗、楊林二人在酒店裏談論。

戴宗聲 真是一條好漢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壯士，壯士！

楊林聲 這個大漢的確難得。哥哥看他還在找人厮打。

戴聲 那位節級忒也無禮，爲什麼只顧去搶東西，把救命的人拋下，竟自走啦？

楊聲 我們何妨把他勸到酒店裏來，免得闖禍。

戴聲 就此結識這個好漢也不錯。就叫酒保去拉他來吧。酒保，酒保！

酒保 您二位要什麼菜嗎？

戴聲 我們不是要菜，你快去把街口上的大漢請來說話。

酒 那個打人的漢子？

楊聲 不錯，不錯。

我可不去。

戴聲 爲什麼不去？

酒 您看他這個兇勁兒，被他打一頓才倒霉哩！

楊聲 快去，快去！我這兒有賞。

酒 有賞？我就去。（從酒店門口出來）這兩位客官也是好管閒事。也不知要我把這位兇神請來幹什麼？（觀望，見石秀還在前後找人打。）喂，您瞧，這小子還不死心，還在找人打哪。喂，漢子，你住手吧。

石 （不應）

酒 （慢慢走過來，拉住石秀，石秀一舉手就要打，酒保一嚇，鬆手，跌倒在地上連忙搖手。）別動手，別動手。我是來勸架的。

石 你是來勸架的？那些壞蛋都跑到哪兒去哪？

酒 （一面從地上爬起）算了吧，您別沒事找事哪。我們酒店裏有兩位客官請您！

石 請我？

酒 正是請您。

石 我不認識什麼客官。

酒 （央告）您快去吧，（拉住石秀）我還要去領賞呢。

石 不行，我還要去賣柴，沒工夫陪人喝酒。

酒 （拉牢不放）祖宗，您非去不成。我來替您挑柴担子。等會兒就賣給我們店裏好

石 賣給你們店裏？

酒 我管保一說就成，省得您再挑着跑啦。

石 這樣我就跟你去看看是什麼客官。

酒 好極啦，好極啦。

石 (向酒店走去) 我進去啦，你可不要忘掉我的柴担。

酒 您放心好啦，管保連一根茅草都不能少。等會兒叫我們櫃上付您柴錢就是。

(石秀躡進酒店去，因為戴宗楊林坐的地方遠，所以只能聽見說話聲，看不見人。酒保用力把石秀的柴擔挑起，挑到酒店裏來，一路「杭唷，杭唷。」剛剛進去，楊雄已經帶着那幾個小牢子趕上來。)

楊 剛才有人說進酒店去啦，是不是這兒？

小牢子 正是，正是。

(楊雄等擁進酒店去。石秀從裏面出來，走到可以從外面望見的桌子前面，楊雄和小牢子都圍過來。)

石 (作揖) 節級到哪兒去啦？

楊 大哥原來真在這兒。真把我找尋得苦，我哪兒不找到，你卻在這兒喝酒。

石 節級適才受驚。

楊 我一時被那幾個東西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如果不是足下相助，怎能出得這口惡氣。

石 我實在因為看不慣那些東西們以衆欺寡的樣子，所以打抱不平。

楊 我適才只顧去趕那些東西，奪取包袱，卻把足下拋下，很是無禮。

石 節級言重，理當追上那些東西們，好好教訓他們一頓。